

飞往欧洲(引子)

1980年秋,北京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班机上。

这是我的第一次飞行。

我坐在窗边,拉开窗幔,远眺湛蓝的天空,鸟瞰皑皑的浮云。飞行于骄阳和云朵之间,骄阳炽烈,大地渺茫。时空变幻,似乎骄阳比之大地离我更近;云朵在我的坐机旁向后飘去,像是我的思绪,飘向那过去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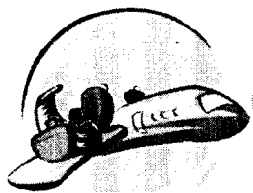
童年时代我有过许多的梦,其一便是幻想飞行。我曾热切地读过《鸟的飞行》一书,幻想像鸟一样,在湛蓝的天空翱翔。此时此刻,竟然有了飞翔的感觉。

机场的拥挤、喧嚣已经过去,登机前难耐的等待、繁杂的手续也已经过去。出国前的审查、考核、外语培训、考试也已成为过去,但与妻子、女儿的惜别情景却深深地刻蚀在心头。我是获得德国基金会的资助,得以赴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固体研究所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按当时国内的规定,家属要留在国内。

我在向西方飞行。

在我幼年时期的教育里,西方被视为一块禁地,一种没落的社会,而北方有颗闪亮的红星。后来我有幸考入了北京大学学习,但不曾有机会到北方,也没有机会到西方求学或深造。

世道沧桑,命运的安排有时竟是那般难以预料。1979年中



国门户开放,这次门户开放与历史上中国为列强枪炮所迫的门户开放不同,中国主动向世界开启了国门。我在不惑之年,有幸成为第一批访问学者迈出国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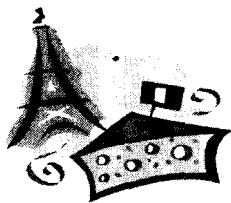
飞机已经飞离国境,继续向西方飞行。

欧洲中部国家按东1时区计时(中欧时间),中国按东8时区计时(北京时间),时差7小时。从东方向西方飞行是逆地球自转方向运动。这就意味着,我飞行着,我在分分秒秒的“年轻”着。我知道,我不会因此而返老还童,但确实精神亢奋,完全没有睡意,清楚地意识到,再过五六个小时,我将踏上欧洲的土地!

欧洲,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先驱。在欧洲的土地上出现过一代代文化巨人: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但丁、歌德、莎士比亚、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等;在欧洲的土地上发生过许多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意大利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巴黎公社、德国宗教改革、俄国十月革命等等。

欧洲,它是怎样一块大陆?它创造了怎样的文明?我能够认识它和理解它的文明吗?人们在怎样的文化氛围里呼吸?他们有怎样的欢乐和苦恼?我能融入其中和他们分享这份人生的苦乐吗?

吾将置身其中,上下求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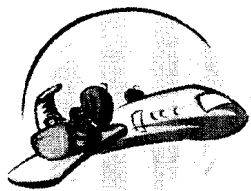
游历欧洲人的幻梦都市

✧ 巴黎、维也纳、罗马、伦敦的文化底蕴 ✧

我曾就欧洲梦幻都市问题和我的欧洲朋友交谈过,也曾读过一些文章和浏览过一些画报,我的印象是,许多欧洲人认为巴黎、伦敦、罗马和维也纳是欧洲的梦幻都市;一些人则认为巴黎、伦敦、罗马和阿姆斯特丹是欧洲的梦幻都市,我的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欧洲梦幻都市》(《Traumstädte Europas》)也把巴黎、伦敦、罗马和阿姆斯特丹列为欧洲的梦幻都市。作为亚洲人的我,倾心于巴黎、维也纳、罗马和伦敦,但对阿姆斯特丹也未敢怠慢,本书中的《阿姆斯特丹——运河、鲜花、伦勃朗》一文就是写阿姆斯特丹的。

巴黎、维也纳、罗马和伦敦作为梦幻都市的基本要素,依我看来,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巴黎是“艺术之都”,维也纳是“音乐之都”,罗马是“古建筑之都”,伦敦可谓之“王室之都”。

巴黎的艺术魅力是不可抗拒的,那是个百去不厌的地方。有那么多地方应该去访问,且都要细细地看,慢慢地品味。最让人流连的是卢浮宫(Palais du Louvre)。这一位于塞纳河畔的雄伟的建筑原为王宫,1793年改为国家美术博物馆,馆藏数十万件艺术珍品。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在闻名遐迩的传世杰作之前



总是伫立着众多的参观者。譬如,爱与美的维纳斯女神雕像,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石雕《垂死的奴隶》和《被缚的奴隶》,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达维特的油画《拿破伦一世加冕大典》,安格尔的油画《泉》,德拉克洛瓦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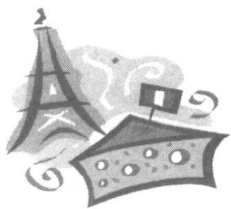
卢浮宫是一本生动的绘画和雕刻艺术教科书,它汇集了古希腊、罗马、埃及艺术,欧洲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艺术以及东方艺术。参观一天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应留连在宫里三天。门票价格不菲,好在我还遇到过每周四免费参观的美事儿。参观的人多是有一定文化素质或者渴望接近文化艺术的人。欣赏同一幅作品的互不相识的参观者,有时也会因共同的兴致而交谈起来,笔者在卢浮宫就遇到过一位记者,一位有涵养的人。

参观卢浮宫之后还可以去访问巴黎印象派美术馆、马尔莫丹艺术陈列馆,去看看克洛德·莫奈的《日出》、爱德加·德加的《舞蹈排练室》等印象派大师的作品,还可以去巴黎罗丹美术馆去欣赏他的《思想者》、《吻》等佳作。

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蓬皮杜文化中心同样是艺术品。

埃菲尔铁塔构架的曲线美、凯旋门上的高浮雕、巴黎圣母院的造型与装饰、凡尔赛宫的宝藏、蓬皮杜文化中心的现代艺术气息,从美学角度上审视都是奇佳的。

人们不仅仅在景点能欣赏到艺术,在巴黎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艺术的熏陶。在塞纳河畔、在蒙马特高地有举世闻名的露天画廊;在公园(譬如卢森堡公园)、桥头、街角到处可见大理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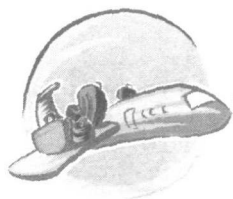


巴黎埃菲尔铁塔夜景。人们常把巴黎比喻为多情女郎。阳光里,她绚丽多姿,月夜下,她婀娜动人。有谁不爱巴黎?

艺术雕像。如果人们还有时间,可去 Grevin 博物馆,看看那些栩栩如生的蜡像,同样是一种艺术享受。

维也纳以音乐著称于世。在维也纳歌剧院、在维也纳音乐家协会金色大厅、在斯特凡大教堂、在霍夫堡(Hofburg)、在舍恩布伦皇宫(Schloß Schönbrunn)、在贝尔维德勒宫(Schloß Belvedere)、在星罗棋布的咖啡屋和千千万万住宅里,乐声流淌、荡漾。

维也纳是音乐家的圣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音乐大师在这里创作和生活过。譬如海顿(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舒伯特(Franz Schubert, 1797—1828)、



旅欧十年

A Sojourner in Eur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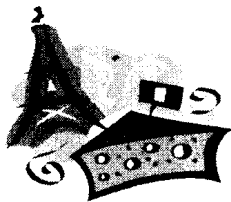
6

维也纳舍恩布伦宫。维也纳的美不在于建筑物的高度,而在于它的艺术内涵。喷泉、水潭、美女石雕、修剪整齐的园林,宫廷里荡漾着莫扎特的音乐。

约翰·施特劳斯父子(Johann Strauß, 父 1804—1849, 子 1825—1899)、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等等。

在人民公园里坐落着约翰·施特劳斯(子)拉小提琴的金色雕像,它使人们联想到他和他的乐队在该公园演奏华尔兹舞曲和伴着乐曲跳舞的欢乐的人群。

公园、广场、街心矗立着众多著名音乐大师的塑像。手持乐谱、正在谱写乐曲的优雅的莫扎特立像坐落在霍夫堡花园里;身着风衣的贝多芬雕像位于环路附近,他静坐沉思,一位女神正在递送花环,小天使嬉戏于侧;在城市公园里静坐着正在构思乐曲



的舒伯特雕像；勃拉姆斯坐像矗立在理工大学前，他正深情地望着基座上的竖琴；在玛丽亚希尔弗（Mariahilfer）教堂前矗立着海顿的立像，他凝视着远方，若有所思。

在维也纳中央墓地见到了莫扎特等许多音乐家的巨大纪念雕像，惟不见莫扎特的坟墓。莫扎特在维也纳顽强地、孤独地奋斗了 10 年，在极度贫困中度过了短暂而伟大的 35 年生命历程。病逝后葬于维也纳附近的贫民墓地——马尔克斯墓地（St. Marx's Cemetery）。至今，后人不能辨认这位伟人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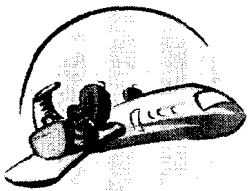
我陪同夫人、女儿在多瑙河畔漫步。碧波粼粼的多瑙河从其发源地德国的多瑙兴根（Donauschingen）流至维也纳时，其河面已十分宽阔，并在河中心形成了一个小岛，谓之“多瑙岛”。在多瑙岛上美餐，观赏秀丽的多瑙河风光，聆听优美的《蓝色多瑙河》乐曲，别有韵味。

我们曾攀上维也纳郊外 483 米高的卡伦贝格山（Kahlenberg），漫步在维也纳森林里，低声哼着《维也纳森林》旋律；从山顶鸟瞰维也纳市区，维也纳城夜晚的万家灯火闪烁迷离。

维也纳国际音乐节以表演德国和奥地利古典派、浪漫派音乐作品为主，邀请世界著名的演奏家参加演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成为世界性的传统节目，数千万人伴着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音乐居家喜迎新年。

进入罗马犹如置身历史，历史遗迹在罗马随处可见。罗马城是古罗马帝国（公元前 30 年至公元 476 年）的首都，它记录了两千年来亚平宁半岛的宗教和政体的兴衰，留下了一座座神殿、庙宇、宫殿、陵墓和竞技场一类的浩瀚工程。

罗马最古老的神庙是万神庙（Pantheon），即潘提翁神庙。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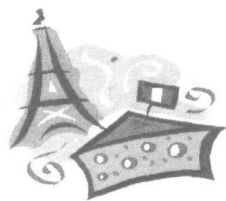


初建于公元前 27 年,遭焚毁后,于公元 120 年至 124 年间重建,是奉祀众神的圣殿。从建筑风格上讲,四周的古希腊圆形立柱托起半圆拱形顶,拱顶中央开圆窗采光。神庙中众神像坐落于圆柱间。当人们置身其中,犹如置身于众神的注目和保佑之中,凸显神灵的神秘力量。

科洛西姆古罗马露天竞技场(IL Colosseo)庞然大物雄踞城中,始建于公元 72 年。该椭圆形建筑 186 米长,156 米宽,四层 57 米高,可容纳 5 万人。当年的犹太俘虏被迫参予了建造该项浩大工程。从建筑风格上讲,是拱券与柱式相结合的建筑结构,第一至第三层为柱式结构,第四层是半柱式围墙,拱券架由砖和混凝土砌成。

古罗马广场(Foro Romano)集帝国元老院、神庙、讲演台、交易所等建筑于一体,是古罗马宗教、政体和商业中心,古罗马人举行集会、庆典等重要活动的场所,古罗马人生活的中心地域。古罗马广场许多建筑始建于公元前(譬如 Saturn 神庙始建于公元前 498 年),公元 283 年焚毁后重建过,公元 4 世纪倒塌。今日仍能见其残垣断壁,多组壮观的大理石柱矗立依然。古罗马广场现已辟为元老院遗址公园。在遗址公园里漫步,缅怀古罗马广场盛世时的繁华。

古罗马无名英雄纪念碑和埃曼努埃尔雕像(Monumento a Vittorio Emanuele II)正面的 16 根白色大理石圆柱一字排开,支撑着镶有 16 座人物浮雕的平顶,两侧侧厢之上各坐落一组天使驾着四驾马车的青铜雕塑。开国国王埃曼努埃尔二世的骑马雕像坐落于无名纪念碑前,无名纪念碑下是无名战士的墓穴。纪念碑整体气势磅礴,庄严肃穆,洋溢着古罗马神庙的建筑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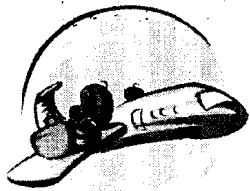


罗马科洛西姆古罗马露天竞技场。始建于公元72年,当年的犹太俘虏被迫参与了建造该项硕大工程。这一椭圆形庞然大物雄踞城中,长186米,宽156米,四层57米高,可容纳5万人。

其它如圣天使堡(连同圣天使桥)、西班牙台阶、威尼斯宫、卡皮托勒广场(IL Campidoglio)等都是罗马古典建筑佳作。

在罗马,大理石雕像和喷泉随处可见。特雷喷泉(Fontana di Trevi)、纳沃纳(Navona)广场上的雕像和喷泉是相当著名的。在特雷喷泉旁常年聚集着许多游人,人们向泉水里扔硬币,企盼神灵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安康。

谈到罗马,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位于罗马城西北角高地上的梵蒂冈。在彼得广场上的建筑群中,彼得大教堂傲然屹立,多个巨型大理石圆柱托起的硕大拱券上镶着圣十字架。梵蒂冈是



世界天主教徒的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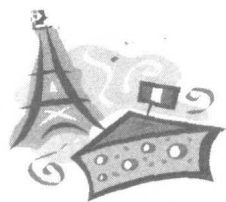
漫游在罗马古城区,深切地感到它的历史的积淀,但难于感知它的更新。古代的东西不宜重建,也难于重建,还是保留和维持它的原有的历史面貌吧!新式意大利摩登跑车在石块铺就的千年老路上奔驰,难以跑出速度来,噪音之大令人紧锁眉宇。

到了伦敦,自然会到泰晤士河(River Thames)河畔走一走。登上伦敦塔桥(Tower Bridge),欣赏河上和岸边的秀丽景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老的伦敦塔(Tower of London),然后是圣保罗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泰晤士河上的数座跨桥也十分壮观。

然而,心里总在惦记着的,还是去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看看,去看看蜚声世界的皇宫和皇家近卫军换岗仪式。英国至今还是王国政体,伦敦作为王国之都,存留着浓郁的王权色彩。

白金汉宫始建于1703年。自1837年至今,一直是王宫所在地。王室有独立的旗帜,国王在宫时王室旗帜在宫上飘扬。近卫军步兵团军风严肃,军士着装奇特,像是封上口的机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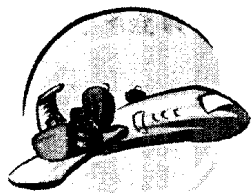
笔者在伦敦时,刚好赶上第二皇太子安德鲁与萨拉女士结婚。近卫军全军出动,王室重要成员乘坐数辆豪华四轮马车在近卫军骑兵和步兵的护送下,从白金汉宫出发,经过维多利亚女皇纪念碑,沿着St. James公园和Green公园之间的The Mall大街浩浩荡荡行进。道路两边观光者人山人海,争睹女王和王室人员的风采。一些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些,竟然站在几只可口可乐易拉罐上张望。可见现今王室在英国臣民心目中的地位仍非同



伦敦英国议会大厦和钟楼,位于泰晤士河畔。钟楼 97 米高,钟盘直径 8 米,钟重 13 吨。该钟于 1858 年铸成,并以当时的劳工部长本杰明·霍尔 (Benjamin Hall) 的名字命名为“Big Ben”(大本)。英国议会大厦和钟楼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

一般。

在海德公园 (Hyde Park) 旁,占地几乎和海德公园一样大的



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及其花园同样是皇家领地,是英王妃戴安娜在世时居住的地方。如今,英格兰的玫瑰,香销玉殒;风中烛光,久已熄灭,然而人民的王妃依然活在人民的心目中。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历代英王举行盛大加冕典礼的圣堂和许多王室成员的墓地。伦敦塔也与王室的历史相关,历史上一些王公贵族曾是这里的阶下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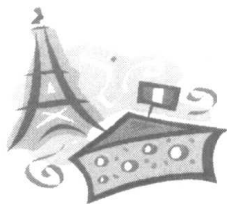
在伦敦冠以“皇家”(Royal)的道路、楼宇、园林、机关、学府、协会乃至书刊杂志等等屡见不鲜。王室的一举一动都为媒体和臣民所关注。

如果允许异想天开一回,将巴黎比喻为一位多情女郎,那么维也纳就是一位美貌歌女;设想她在罗马殿堂里一展歌喉,并且英王驾临音乐会,此乃梦幻也!如若一个普通人,也能在殿堂里找到一个座位,堪称梦幻人生。如此人生是可梦而不可及的,但梦幻都市是可梦而可及的。有机会时,约上朋友去游历巴黎、维也纳、罗马和伦敦吧!

✽ 阿姆斯特丹——运河、鲜花、伦勃朗 ✽

我问夫人:“你游历过荷兰,在荷兰最让人难忘的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答道:“运河、鲜花、伦勃朗”。我琢磨了一下,这话不错,我有同感。对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这话十分贴切。

阿姆斯特丹位于北海近海岸。地势低于北海海面,全靠堤坝挡住海水,得以存在至今七百年,素有“北方威尼斯”美誉。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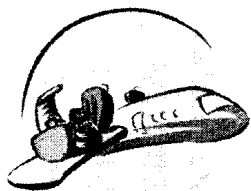


以阿姆斯特丹的 Ijssel 湖畔作为中心水域,在它的西部和南部相继有四条半圆状的宽阔的运河环绕,就像是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路。运河之间有水道沟通,形成水路交通网络。据称,全市共有 160 多条大小水道,一万多座桥梁。阿姆斯特丹市的重要交通工具不是汽车、电车、地铁、轿车而是各种各样的船只和轻便自行车。运河主道旁一般都有陆上“辅路”,可供少量机动车辆和自行车行驶。



阿姆斯特丹运河。乘游船在运河上航行,犹如步行逛街,以船代步;乘游船较之乘车游览更胜一筹,无塞车之苦,更不用等待红灯变绿灯,摇摆之中八面风光尽收眼底。

说起交通用船,种类繁多,胜于轿车;精致美妙,无与伦比。其中之一谓之船屋。顾名思义,有船的屋。在这种船的船



体一侧建有木质房屋,这种房屋建有拱形或角形屋顶,门窗俱在,接近房屋一侧建有带顶蓬的开放式的阳台。屋内家具、床铺、桌椅、书架、厨具以及取暖设施,甚至钢琴、音响一应俱全。有的船屋中还饲养着宠物。船头旗杆上飘扬着风帆和荷兰的红、白、蓝三色国旗。人们常年生活在这里,就像是陆上的家。面积虽小,“五脏”俱全,不怕洪灾,还能摇摆和行进。

二次大战后,房屋匮乏,荷兰政府曾鼓励发展船屋。战后多年,住船屋的人逐渐搬到干燥的陆上居住,但许多船屋仍然被保留,作为休闲地方或交通工具。运河上还能见到在船坞里常年失修的船屋残骸。用它仍可避风寒,是流浪的“蓬客”们首选的好地方。

还有一种是私人的游船。这些有船族在船体的装饰上比有车族更有广阔天地和更能大有作为。他们在船体上涂上不同的鲜艳颜色,或绘上现代抽象派图案;更有甚者,把肖像画也挂在船体上。

我们乘坐的是游船。游船是电动机船。内设排排座椅,船体上架着透明罩,便于游人从各个方向欣赏风光美景。船上一般配置一位驾驶员和一位能讲英语、法语、德语和荷兰语的年轻女性讲解员。

乘游船在运河上航行,有如步行逛街,以船代步。运河两岸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建筑展现在眼前。

双塔火车站位于 Ijssel 湖畔,建在填海填成的一个小岛上。红砖墙壁上有多处浮雕,两座大钟各镶嵌在一个尖塔塔楼上。从火车站乘船或乘有轨电车可到达市中心达姆广场。这里坐落着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豪华王宫。王宫始建于 1648 年,历经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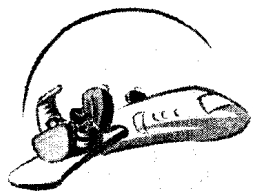


年完成。令人惊讶的是,这座庞大华丽的王宫竟然是建在13659根木桩打基的地基上,这也是由于阿姆斯特丹城的高水位决定的。历经350年风雨,王宫依然稳固如初,令人惊叹!与王宫相邻的是哥特式新教堂,临近是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从这里向西,运河岸边耸立着哥特式Westerkerk教堂,它是几代君王举行加冕典礼的圣地。运河边尼古劳斯教堂和17世纪时用于造币的塔楼也十分醒目,水中映现出它们美丽的倒影。

运河岸边有许多华丽的博物馆。一个阳光下的跳蚤市场也吸引了许多观光者。运河畔的道路边,绿树葱葱。临河私人住宅显然被小心地保存着,不仅修缮一新,还完好地保存着浮雕等建筑装饰。临河住宅的窗内外、阳台上摆满了花草,苍翠繁茂。更有的墙壁上植有绿被,小院门旁设有绿篱。这里的植物得天独厚,水分、阳光充足,适于生长。我们看见,运河岸边许多家庭的窗户敞开着,漂亮的纱窗帘轻轻摇曳,让花香、湿润的微风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让和煦的阳光投射进来。

运河之夜是迷人的。彩灯点缀着岸边的建筑群体,水中荡漾着它们的情影,光怪陆离。船儿栖息在岸边,船屋的窗口亮起了灯光……

荷兰杰出的画家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 1606—1669)1606年7月15日生于莱顿(Leiden),1669年10月4日逝世于阿姆斯特丹。他1639年至1658年居住过的位于犹太人居住区的一座房子,已在他搬出之后,加高成一栋红砖结构的楼房。现属于一个基金会,并改装成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馆。美术馆里陈列着大师的一些油画、铜版画和素描。伦勃朗的许多著名油画已流散到国外。在该美术馆里可以看到伦勃朗著名



的《夜巡》、《扮成圣保罗的伦勃朗》、《鞭笞》等油画作品，他的腐蚀铜版画作品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夜巡》是一幅 370 厘米 × 444 厘米的大型油画作品，堪称伦勃朗的代表作。谁能想到，正是这部不朽之作给他的艺术人生带来了厄运。1642 年，阿姆斯特丹射击手协会请当时已成名的伦勃朗为协会成员们作肖像群画（就像今日的全家福照吧！）。伦勃朗没有把它画成肖像写真，而作了艺术处理。画正中的一位绅士像是在向他的长官布置任务，其他射手姿势、神色各异，呈弧形伴其周围。有人击鼓，有人高举长枪跃跃欲试，宛如正待出发，执行一项战斗任务。伦勃朗却因此画被射手协会起诉。由于光线和布局，使得付了同样多钱的协会成员在画上处于不相同的地位，尤其是处于暗处不在显要位置上的人，甚为不满，于是群起而攻之，诋毁画家名誉。伦勃朗最终败诉，名誉遭到贬抑。不久，爱妻莎士基亚（Saskia）逝世，伦勃朗的事业和生活开始走下坡路。

《夜巡》为后人推崇为最伟大的油画作品之一。十七世纪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不是墨守成规的画家，也不是为了迎合宗教特权阶级而放弃艺术上追求，趋颜附势的人。这种人的命运注定坎坷，历来如此。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造就了无数的艺术天才，意大利的波堤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德国的丢勒等等，随后进入“巴洛克”浪漫主义风格时期。这个时期雕塑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意大利的贝贝尼，而绘画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弗兰德尔的鲁本斯。进入十七世纪，在荷兰出现了以伦勃朗为代表的在思想、题材和风格全然不同于“巴洛克”时期的艺术作品。



鲁本斯的作品洋溢着豪华、艳丽,表现出对放纵的生命力的赞颂,迎合贵族的口味。伦勃朗的作品表现出同情和怜悯及对于人物内心和性格的探索,为普通的市民所欣赏。两位大师笔下的女性的差异尤为明显。鲁本斯名画中的女性多为裸体或半裸体,肥胖而肉感,伦勃朗笔下的女性多为体态健美而神采温和。他画笔下的《圣家族》圣母像,从神采到衣着和一个最普通的农妇是没有差异的,因而伦勃朗被誉为“按照荷兰农妇画圣母”的画家。

我个人欣赏伦勃朗的绘画作品胜于鲁本斯的绘画作品,胜于宗教画,胜于“洛可可”时代的绘画。近代欧洲绘画中许多表现内心、表现性格的人物画,以及风俗画、风景画都相当出色。

阿姆斯特丹的凡·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美术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也相当著名。在阿姆斯特丹,乘游船穿行于运河网络间,观赏两岸美丽的风光,然后去看美术馆,欣赏伦勃朗和凡·高大师的佳作……这样的经历,绝对让人难忘。